

母校

黄骏骑

在我求学的道路上，野寨中学是重要的一站。当时正赶上国家“三年自然灾害”时期，父亲常年生病，肩不能挑，手不能提，家中孩子多，读书的多，生活全靠母亲一人操持，日子过得窘迫。

那时学校设有助学金。我的家庭成分是“贫农”，家中又困难，因而中学三年，年年都享受“甲等助学金”，学费全免。

虽说不用交学费，但每学期开学，总要从家里挑来全学期吃的米，交足柴火费，才能“入伙”，由总务主任将写着你名字的竹牌挂在特制的木板上，按班编入桌次，算是取得了吃饭的资格。当年的总务主任姓严，名字忘了，高高的个子，微驼的背，大大的眼睛，黑黑的脸庞，天庭特饱满，特瓷实，特光洁。同学们都有些怕他，有人还给他取了个绰号，背地里喊他“严鱼头”。

因不能一次性交齐米、钱，开学之初，我只能凭着他开的便条到食堂临时就餐，吃了上顿，就断了下餐。于是，吃饭时我只好饿着肚子在教室里默默地看书。有好心的同学知道后，告诉了班主任徐熙老师。徐老师听说了，亲自到总务处为我求情，代我承诺“随后一定补齐交钱粮”。严主任通情达理，并不固执，将我正式编入桌次，入伙就餐。日子长了，他对我的境况十分同情，欠得多了，他私下里对我说，回去告诉母亲，总要挑点米来，我也好搪塞一下其他同学的嘴啊！

一年春上，我挑来半篓子大麦米，权充大米。严主任看了看，用手搓了搓，皱了皱眉头，把大麦米过了秤，交了数。稻米掺着大麦米，既不好煮又不好吃。吃饭时，有人埋怨，我低着头不敢吭声，有好事者到总务处质问是怎么回事，严主任笑了笑，也不争辩，两餐饭下来，“麦米风波”也平息了。

清楚地记得，在断炊的日子里，数学老师徐茂如先生还拿出自己的饭菜票接济我，让我享受到在教师食堂“吃小灶”的待遇。

读初三那年，父亲的病越来越重。初中毕业考试的第一天上午，考语文，作文题是《给越南南方人民的一封信》，我刚写到一半，匡德堂兄来到考场外，告诉我：父亲病重了。我心里一沉，脑子一片空白，泪如泉涌，知道父亲已经去世，连忙离开考场，跌跌撞撞赶回家。

料理完父亲的丧事后，我没有返校复习迎考，而是在家帮助母亲干农活。后来，学校派程芝道老师来家访，动员我赶快回校复习功课。那天，程老师硬是步行40多里山路，饿着肚子，风尘仆仆地来到我家。程老师说明来意，母亲顾虑：家境明摆在这里，即使考上高中或中专，也没有条件继续读下去。程老师宽慰母亲说，就是日后不念书了，也要走一步看一步，参加中考后再说。有困难，大家一起想办法。孩子“三更灯火五更鸡”，辛辛苦苦读了三年书，不上考场，岂不太可惜了。这天，程老师就住在我家，苦口婆心说了一夜，母亲总算松了口气。第二天，我才跟着程老师回到了复习迎考的课堂上。

今年7月，我参加中考，被太湖师范学校录取。当时，我一心想上大学，填报的第一志愿是“桐城中学”。但母校在我的志愿书“推荐学校”一栏中明明白白写着“太湖师范”。原来父亲在世时，曾与聂声发校长交谈过，希望我能上太师，以便姐姐对我有所照顾。其时，姐姐已入太师读书。聂校长解放初期在家乡工作过，与父亲共过事，算得上是故交。这一切，都是后来初三班主任蒋克非老师对我说的。

离开母校时，我还欠了伙食团的米和伙食费，严主任从不催缴，也没有通知教务处扣发我的毕业证书。现在想起来，我打心眼儿感激他。是他和母校的许多恩师，对我关爱有加，帮助我渡过了学习道路上的一道道难关。



虚与实 何红 摄

神庙镇地处三县交界，一条杭埠河擦肩而过，两岸村庄错落。原本河上没有桥梁，去河对面镇上读高中的学子，只能靠小木船摆渡过河。老潘当过兵，还是共产党员，退伍后为乡民摆渡撑船，经常与渡河的乡民学子高谈阔论，也算是镇上知名人物。

新世纪初，杭埠河上架起桥梁，崭新宽敞的县道穿镇而过，交通便利很多，经济也繁荣起来。老潘失业了，但他却高兴得很，看到乡民富裕才是他最大的心愿。老潘早年丧妻，儿子却有出息，去年研究生毕业后考入检察院，也没啥经济负担。老潘在村里当民兵营长，一干就是十多年，村民都非常尊重他。

周末一大早，儿子文强从省城赶回来，老潘却不在家，直到天黑，老潘才骑着电瓶车悠悠地回来，手里还拿着泛白的公文包。

“村里有那么多事吗？幸好没把女朋友带回家，饭都没得吃。”文强嘟嘟囔囔地埋怨着。

老潘也不答话，开始洗菜做饭，心事重重的样子。很快，几个小菜烧好，父子俩就坐下来喝酒。这时，院外传来摩托车轰鸣声，小黄狗汪汪地叫着。文强跑过去开门，李庄村的李支书和张庄村的张支书神采飞扬地走进来，拍拍他的肩膀说：“哟！大检察官回来啦！”

文强笑着给两位叔叔搬来椅子，老潘给桌子上添加碗筷。两位老书记也不推辞，坐下来抓起筷子吃菜。

老潘拿起酒瓶给两位书记满上，问：“事情办得咋样？”

李支书说：“我联系到160户，都答应签字。”

张支书说：“我也联系到145户，你呢？”

“我们村也差不多，我把各队生产队长叫到村里开会，任务都安排下去了，至少一百多人吧！下午，我还去找老校长了，请愿书都写好了，你们看看！”老潘转身拿起床上的公文包，小心翼翼地掏出几张纸。

文强一脸疑惑地看着三个老头，问：“你们这是干吗？”

两位老书记看着文强，再看看老潘。老潘白了他一眼，说：“交通局张局长的案子下周三就要开庭了，我们找辩护律师打听了案情，律师建议写个联名请愿书作为辅助证据，为张局长说情。这几天，我们几个都在办这事呢！”

文强一伸手拿起请愿书说：“你们喝，我来看写得啥。”

请愿书上长篇大论都是张局长如何清正廉明，如何为家乡做出贡献等内容。看完后，文强一脸严肃地说：“张局长贪污受贿案，虽然不

请愿书

潘成祥

是我们检察院办的案子，但他毕竟是我们镇上人，我也关注过舆论传言，坚决反对你们写求情的请愿书，就让法律给他公正的判决。”

“呸！说张局长贪污受贿，鬼才信呢！几十年来，我们镇上出了两个大人物，一个就是市交通局张局长，另一个是市委李副书记，外号李大麻子。他们俩读高中，那都是我给摆渡过河的，我最了解他俩为人。”老潘有些激动。

“是啊！张局长是好人，为我们镇做了很大贡献，现在他出事了，我们不能袖手旁观啊？”两位老书记异口同声地说道。

文强乐了，看着父亲说：“那你说说看，他们都是什么样的人？”

“张局长是张庄村的人，他对全镇乡里乡亲感情深，在县里工作那会儿，村里谁家有个什么事都能找到他。你小姑中专毕业找工作的事情，我就跟他吱一声，不就解决啦？正是因为群众基础好，才被调到市里当交通局局长。你知道他为咱镇做了多大贡献吗？要不是他，这条县道能从我们镇经过？乡民的日子能这么快就富裕啦？”老潘满脸不屑。

文强冷笑：“是啊！他家亲戚都受他关照，大都给安排了工作。”

李支书接过话茬：“你再看看咱村那个市委李副书记，有权吧，给咱村镇带来啥好处了？他亲侄子想到派出所当辅警，找他都碰了一鼻子灰，一点人情味都没有。衡量党员干部心里有没有群众，就是要看他对象乡有多大贡献！啥世道啊？群众口碑好的张局长贪污受贿，没有群众基础的李大麻子却节节高升？”

张支书附和着说：“就是嘛！你到村里去打听一下，谁的口碑好？”

文强咳嗽一声，低声说：“你们都是老党员了，按说我这小字辈不该多嘴。按科学规划，县道原本从隔壁乡镇经过，张局长硬是利用个人影响力把县道给扳弯了，咱镇乡民高兴了，邻镇呢？国家没有损失吗？他在咱镇上有群众口碑，在全县全市呢？这是自私自利。”

老潘拍案而起：“你小子怎么说话的？刚考进检察院，就了不起啦？我看你以后啊！跟那个市委李大麻子一样忘恩负义，对乡里乡亲没感情，以后就不要回来了。”

两位老书记赶紧端起酒杯劝酒。老潘余怒未消，拿起酒杯一饮而尽，重重地往桌上一放。文强不说话了，随手拿起沙发上的遥控器，打开电视。

两位老书记惊呼：“人民的名义，今晚大结局，这电视剧好看啊！”

三个老头放下酒杯，嘴里嚼着花生米，边看电视边兴奋地聊着。老潘问：“你们说说看，我们的张局长和李副书记分别像电视剧中的哪一位？”

文强抢先说：“我看啦！从人性的角度，张局长类似公安厅厅长祁同伟，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。李副书记更像达康书记，铁面无私，六亲不认。”

三个老头涨红着脸，长时间沉默着。

窗外，一轮明月已升起，照得院子里明晃晃的。

